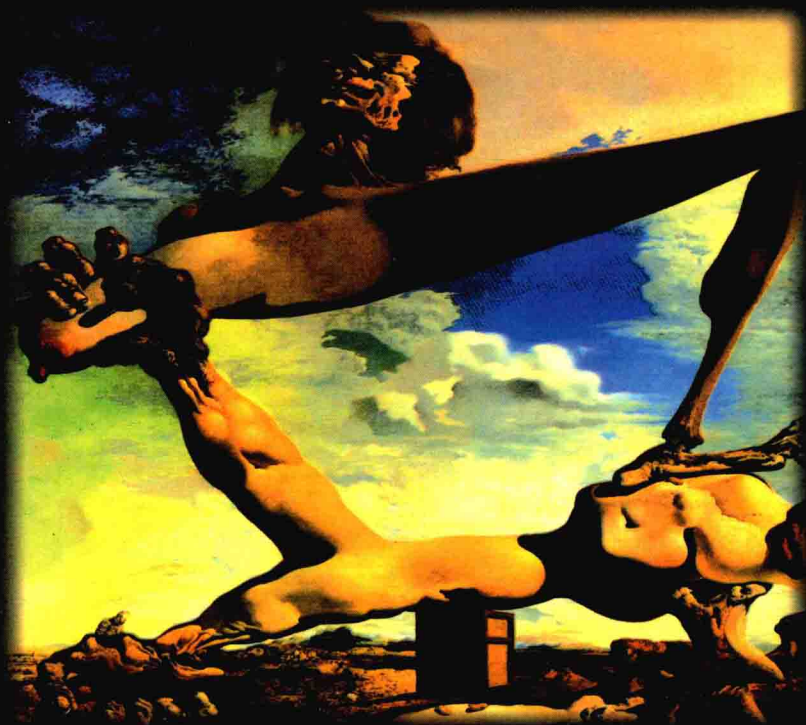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大 街

[美] 辛克莱·刘易斯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美] 刘易斯 著
章 显 译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 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 元(全 60 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第十八章

卡萝尔急冲冲赶去参加会议了，那是剧目审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她对叙利亚女王在丛林相会这样题材的罗曼蒂克想法，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她心里还怀着一种皈依宗教般的热情，一心一意想要创造出美的境界来。

对戈镇这样的戏剧迷来说要排演邓赛尼的剧本，确实难以胜任。她心里想不如来个折衷办法，让他们试演一下萧伯纳不久前刚出版的剧本：《安德罗克里斯与狮子》。

卡萝尔、维达·舍温、盖伊·波洛克、雷米埃·伍瑟斯庞和久恩尼塔·海多克组成剧目审查委员会。他们想到自己居然一身两役，既能处理实务，又精通艺术，真是大喜过望了。这一回轮到维达主持会议，她暂借伊莱莎·格雷太太兼供膳食的公寓里那个客厅作为开会场所。客厅里挂着一帧格兰特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场的钢版雕刻画，还有一只能窥见立体图像的百宝箱。地毯沾满了污渍且像砂子那么粗糙。

博采众长，讲究实效是维达的主张。她暗示，他们应该有“一定的议事日程”和“宣读议案”项目，但因没有议案可读，也没有人知道讨论文学问题的议事日程到底是个啥样子，所以



他们只好对维达提出讲究实效的建议忍痛割爱了。

“我说，我们头一次应该演什么戏，不知诸位有什么高见？”卡萝尔以社长身份彬彬有礼地说，她要等大家冷场以后，再趁机提议演《安德罗克里斯》这个戏。

盖伊·波洛克急不可待地说：“我要说，既然我们要演真正的纯艺术的作品，而不是蹦蹦跳跳，闹着玩儿，那末，我认为，我们就应该演第一流的作品。比方说，演《造谣学校》，不知在座诸位尊意如何？”

“哦，——你不觉得那个剧本在舞台上已经演得够多了吗？”

“是的，确实已经演得太多了。”

卡萝尔正想建议演萧伯纳的剧本，盖伊又很急切地说下去：“那就干脆演一出古希腊悲剧，——比方说，《暴君俄狄浦斯》？”

“哦，我不认为——”

维达·舍温插话道：“我想，演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一定太难啦，我手头带来一个本子，我说倒是非常好玩的。”

她顺手把它传了过去。卡萝尔迟疑不决地接住，那是一个薄薄的灰色封面小册子，书名叫《麦金纳蒂的岳母》，是个闹剧，于是有下面这样一则广告登在学校简讯的娱乐栏里：

最佳闹剧

诸君看后保证笑破肚皮 五名男演员与三名女演名 同台演出时间共两小时 室内布景 教会各俱乐部或各校高班学生演出尤为适宜



卡萝尔看了那个小本子一眼，回头又看看维达，觉得她并不是存心在开她的玩笑。

“可是，这个——哦——这个，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哦，维达，本来我还以为你很会欣赏——哦——欣赏艺术的。”

“哼！”维达不屑地说，“你说欣赏艺术啊！哦，是的，我的确喜欢艺术。艺术这个东西，简直是太好了。不过，我们这个剧社一开头演什么戏我个人以为无所谓。我认为最最要紧的事，就是你们诸位发言时都没有谈到的：要是我们的演出赚了钱，应该如何处理呢？依我看，我们可以给本镇中学赠送一套斯托达德的《旅行演说全集》！”

卡萝尔哭笑不得地说：“亲爱的维达啊，还是不要演这种闹剧吧。——我说，我们就演一些名剧吧，比方说，萧伯纳的《安德罗克里斯》。在座诸位有谁读过那个剧本吗？”

“我读过。嗯，是个好剧本。”盖伊·波洛克说。

接着，雷米埃·伍瑟斯庞讲了一通，简直语惊四座：

我也读过了那个剧本。为了准备参加今天这个会议，我到公共图书馆里把所有的剧本通通都看过了。再说——不过，肯尼科特太太，我觉得你没有看到《安德罗克里斯》里的主题思想。我想，毕竟是女人们的头脑太天真了，因此对这些伤风败俗的作者一点儿都不了解。当然，现在我不想批评萧伯纳。据我了解，他的作品在明尼阿波斯的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声誉。可是不管怎么说——就按我个人的观点来判断，他的作品简直是不堪入目！亏他说得出这些话来——唉，如果这个剧本被我们这些年轻人看到，真是不堪设想，后患无穷。我觉得，一个剧本要是经不起人们的细细琢磨，也不能给人以警世箴言就不



大 街

能算是一个好剧本而它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哦，不管它以怎么样的面目出现，反正它决不是——艺术。——不过我碰巧发现有一个剧本，写得很干净，里面有好几幕也叫人感到非常滑稽，一看到那些东西，我就特别想哭。这个剧本叫做《他母亲的心》，写一个青年大学生不求上进，甘心跟一些主张自由思想的人以及酒鬼、赌徒这类的人厮混在一起，但后来终于受到他母亲的感化——”

久恩尼塔·海多克嘲弄地打断了他的话：“呸，你胡说八道，雷米埃！谁会相信是他母亲的感化！我说呀，让我们演第一流的剧本吧！我敢打赌，我们不难取得《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上演权，那才是一出名不虚传的好戏。它曾十一个月在纽约连续上演！”

“要是花钱不太多的话，那倒值得。”——维达也这样在忖度着。

最后表决的时候，大家都同意演《来自坎卡基的姑娘》，只有卡萝尔除外。

二

卡萝尔读了《来自坎卡基的姑娘》后，发现非常腻味。那个剧本写的是一个俊俏的乡下姑娘，她哥哥被指控伪造文件，为了替他洗刷罪名，她就跑到纽约去，充当一位百万富翁的秘书，同时也成为他太太的亲信心腹。她曾经振振有词地就有钱人发表过一番演说。可是没有多久，她自己却成了那位百万富翁的儿媳。

卡萝尔很清楚，久恩尼塔·海多克和埃拉·斯托博迪心里都



想当女主角，她指定让久恩尼塔来担任。久恩尼塔真是感激涕零地吻了她一下，并以剧坛新星自居，还过于自负地向常务委员发表了她的的一大套理论：“我们要求戏演得幽默，泼辣，有劲儿。美国剧作家这一特色，已使所有欧洲老顽固望尘莫及。”

经决定由卡萝尔挑选，并经委员会认可的演员阵容如下：——

约翰·格里姆，百万富翁	盖伊·波洛克
约翰·格里姆的妻子	维达·舍温小姐
约翰·格里姆的儿子	哈维·狄龙医生
约翰·格里姆的同业劲敌	雷蒙·T·伍瑟斯庞
格里姆太太的朋友	埃拉·斯托博迪小姐
米自坎卡基的姑娘	哈罗德·C·海多克太太
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哥哥	特里·古尔德医生
米自坎卡基的姑娘的母亲	戴夫·戴尔太太
速记员	丽塔·西蒙斯小姐
茶房	默特尔·卡斯小姐
格里姆府上的女佣人	肯尼科特太太

导演：肯尼科特太太

莫德·戴尔太太颇为不满地说：“真怪，我看起来大概很老相，竟可以做久恩尼塔的娘，其实久恩尼塔还比我大八个月呢，所以我在这儿特别要提醒诸位，希望各位考虑这一点”

卡萝尔竭力劝慰她说：“哦，亲爱的！其实，你们两个人看起来年纪差不多。我之所以挑选你，是因为考虑到你的容貌与众不同，非常惹人喜爱。你知道，不管是谁，只要给脸上一



大 街

抹粉，戴上白头发套子，叫人一看，都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大一倍。总而言之，我要求戏里母亲这个角色一定要甜得迷人。”

以专业演员自居的埃拉·斯托博迪小姐，认为之所以会给自己安排这么一个小角色，完全是由于对方嫉妒的缘故，她一直摇摆不定，一会儿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一会儿保持基督徒的宽容忍让。

尽管卡萝尔一个劲儿暗示说，这个戏经过删节以后会更加精采，可是，除了维达、盖伊和她本人以外，所有其他的演员一见到删掉一行台词，就马上大发牢骚。卡萝尔只好认输了。她聊以自慰说，不管怎样，许多地方还得靠布景和导演。

萨姆·克拉克在给他小学同学：波士顿萨尔维特汽车公司总经理珀西·布雷斯纳汉的信中，对戏剧社大肆吹捧一番。布雷斯纳汉寄来一张款额一百元的支票，萨姆再添上自己的二十五元，把这一笔基金送给卡萝尔。他乐乐呵呵地冲着她大声嚷道：“拿去，有了钱，你就可以像模像样的来一台开锣戏了！”

卡萝尔租用了两个月的租房，地点是市政厅大会堂的二楼。整整一个春天，戏剧社的社员们经常聚在那个阴森森的房间里，他们为能发挥自己的才华而感到兴奋异常。他们搬走了房间里乱七八糟的旗杆旗布，选举票箱、传单和没有腿的椅子，然后开始搭戏台。那个戏台的搭法很简单，就是从地板上垫高起来的，挂上一道上下可以活动的幕布，幕布上还印着已去世十多年的某某药商的广告——反正没有这些玩意儿，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戏台了。戏台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化妆室，分别供男、女演员使用。这两个化妆室的门，同时作为戏台的入口，径直向观众敞开，对许多戈镇公民来说，确实可以饱餐秀色一番了，因为他们可以瞧见一晃而过的完全袒露着的女主角



的两个肩膀。

台上的布景分为三种：一套是在树林子里，一套是穷人家的一间小屋里，一套则是豪门巨富住邸的室内陈设，最后这一套布景，也可以作为火车站、公事房和来自芝加哥的瑞典四重奏小乐队演出时的背景。舞台灯光有强光、半光、全暗三种等级变化。

这个乡亲们管它叫做“歌剧院的院子是戈镇独一无二的一家戏园子了。一些巡回剧团曾经一度在这里演出过《两个孤儿》，《美丽的模特儿奈莉》和《奥赛罗》，不过，五光十色的电影早已代替了这些走闯江湖的剧团。

卡萝尔总是力图在公事房，格里姆的客厅和坎卡基附近寒伦的小棚屋中体现出摩登时代的特征。过去舞台两侧都有好几道边幕，演员可以随便出入，现在她就大胆革新，索性把它们连接起来，围成三大块布景，——这对戈镇来说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后台也利用布景两侧翼作为边墙，给导演省去了不少麻烦，散场时，演员们不会碰上流氓阿飞了，因为他们只能沿着墙根走。

按剧作家意图那间寒伦的小棚屋里的居民，必须是善良聪明的。卡萝尔使用暖色，给他们设计了一道简单朴素的布景。这个戏一开始，她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舞台上是一片黑暗，只有两只高背椅子和摆在椅子中间那张结实的桌子，被来自舞台以外的一道灯光所照亮。而在这个光圈里，最最显眼的却是那个晶光锃亮、插着樱草花的铜花瓶。至于格里姆的客厅，在卡萝尔脑海里，只是一排排巍颤颤的、冷冰冰的高大白色圆拱而已。

如何才能使这些布景设计产生出实际效果，她心里还一点



儿都没有谱呢。

她发觉，尽管有很多博学多才的剧作家，戏剧这门艺术仍然远远不如汽车和电话那样使美国人感到自然亲切。她发觉，即使是极简单的艺术，人们也得要经过高深精良的培养训练才可以欣赏它。她发觉，一道十全十美的布景的制作，就象一座具有乔治风格的大花园的建造一样难。

她找了所有的有关演戏的书刊来读。她买了不少油漆和胶合板。她硬是厚着脸皮去向人家借家具和帘子。她还要肯尼科特临时兼做些木工活儿。可还是碰到了舞台灯光这个棘手问题。迫于无奈，她不顾肯尼科特和维达的反对，索性以戏剧社为抵押，向明尼阿波利斯订购了一套舞台灯光设备，其中包括一台小型聚光灯、一排长条状灯、一台减光器，还有一些供舞台照明用的灯泡，分蓝色和琥珀色两种。每天晚上，她都聚精会神地在灯光下画布景，调试舞台灯光效果，就象一个天生的画家头一次纵情于丹青妙笔之间，喜不自胜。

肯帮她忙的只有肯尼科特、盖伊和维达。他们一直在尝试怎样才能把那些平面布景片加固起来，连成一道板墙，他们使用桔黄色窗帘，他们还把铁皮炉灶涂成黑色，他们还束上围裙去打扫舞台。至于戏剧社里的其他一些社员，虽然每天晚上也到那个剧场去，但他们好象个个都是纯文学艺术家，高人一等似的。他们甚至还拿走卡萝尔的导演笔记本，而且还装腔作势，以示自己还懂演剧专用名词。

久恩尼塔·海多克、丽塔·西蒙斯和雷米埃·伍瑟斯庞挤坐在锯木架上，漠然地看着卡萝尔想方设法把第一场布景的画片钉在墙上。

“我敢说，我在第一幕里准保会博得全场热烈的喝采，这



可不是自吹自擂。”久恩尼塔悄悄地说，“我希望卡萝尔不要老是这样发号施令。她压根儿不懂穿著打扮。我心里很想穿一件非常帅的衣服——全是红的——我对她说：‘我出场的时候，要是一身红艳艳在门口一站，会不会把观众们吓得目瞪口呆呢？’但她不让。”

年轻的姑娘丽塔·西蒙斯也附和着说：“她只是死劲儿抓那些细微末节，象木工等等琐屑事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出戏的整个格局，她就看不清楚了。我说，我们戏里的公事房布景——要是能象我在都庐斯市亲自看过的《小东西，——哦，老天啊！》里面的那个布景，该有多美呀！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

久恩尼塔叹了一口气说：“我真想象埃塞尔·巴里莫尔那样在舞台上作一次独白，演得活灵活现，就象她真的在这儿参加演出一样。（有一回，哈里和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看过她的精采表演，——我们就坐在正厅的前排，——我相信我模仿她一定象极了。）可是我的建议卡萝尔连睬都不睬。说实话，我倒不是想批评卡萝尔，不过，我想埃塞尔可要比她懂得演戏！”

“喂，依你们看，第二幕壁炉后面的那道长条状灯光，合适吗？我得告诉卡萝尔这时最好还是集中打上一束光了。”雷米埃接过话来，说道，“我还向她建议说，如果第一幕里我们从窗外使用下半圆形透视背景，一定是很美的，你们猜，她说什么来着？‘是呀，要是主角让艾利阿诺拉·杜茜来演才好呢，’她回答说，‘要知道第一幕的情节是发生在夜晚，撇开这一点不谈，这儿该让你这个了不起的舞台技术专家来布置呀’——我觉得她分明是在挖苦人呀。这会儿我正在读有关的参考书籍，只要她不包办一切的话，我想做一块半圆形透视背



景还是可能的。”

“是啊，还有一件事，我认为，第一幕演员不应该从第三个门里出来，而应该从左面第一个门出来，”久恩尼塔也插话说道。

“舞台两翼她干吗只用普通的白色的固定幕布呢？”

“什么叫做固定幕布呀？”丽塔·西蒙斯问到。

他们这些“行家”马上死劲儿盯着她，觉得她未免太幼稚无知了。

三

卡萝尔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并没感到生气，就是对他们当场匆匆讲到的演剧知识也没产生反感，他们能让她专心地搞她的场面设计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到了排戏的时候，他们果然开始争吵起来。谁都知道排戏就象打桥牌或圣公会主办的联欢晚会一样，绝对含糊不得，可是他们这些演员，即使迟到半个钟头，还是嘻皮笑脸的，进入不了状态要不然就早到十分钟，吵闹起哄。卡萝尔一提出抗议，他们就嚷嚷受不了，噉噉喳喳咬耳朵说是自己要退出，不想继续排下去了。他们纷纷打来类似电话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出门，恐怕天气潮湿又会引起我的牙痛，”或是“我担心今儿晚上大概去不了，因为我要陪戴夫去打扑克牌。”

好不容易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十之八九的演员还能坚持经常来参加排戏，绝大多数演员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好歹能胜任，念的台词也都能符合人物的性格。这时，卡萝尔惊奇地发现原来盖伊·波洛克和她自己才是最蹩脚的演员，而雷米埃·伍瑟斯



庞却是一个具有惊人表演才华的演员。她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声音，尽管她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女佣人的那几行台词，她已经背过五十遍了，简直烦腻透顶。盖伊看上去很不自在，一个劲儿揪自己软绵绵的胡子，结果把格里姆先生扮成一个死样活气的木头人。可是再看一下雷米埃吧，他把那个坏家伙演得洒脱无比，一点儿都不拘束，瞧他抬头时的那副神气，真是个性十足，一听他说话的那种慢吞吞的腔调，不用问就知道是个泼皮无赖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卡萝尔才觉得这次排演有获得成功的希望，因为这天晚上排练时盖伊总算不再害羞了。

可就是从那天晚上起，事实上，这个戏是每况愈下了。

大家开始对排戏产生厌倦了。他们发牢骚说，“既然我们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都了如指掌了，干吗非要排到我们厌倦不可呢？”他们开始胡闹起来，对那些珍贵的舞台灯光装置，也随随便便乱开乱关起来。当卡萝尔开导多愁善感的默特尔·卡斯要他所演的茶房富有幽默味时，他们都咯咯大笑。现在他们别的什么戏都肯演，就是不乐意演《来自坎卡基的姑娘》了。特里·古尔德大夫勉强敷衍应付了一下了他那个角色之后，居然插科打诨，表演《哈姆雷特》里的那一段独白，赢得全场一阵喝彩，甚至连雷米埃，也都动摇起来，心里很想迈开两只脚丫子，踢踢沓沓地来一段曳步舞。

卡萝尔忍无可忍，冲着全体演员说：“喂，请各位不要再胡闹下去了。我说，我们应当回到正题了。”

久恩尼塔带头起哄说：“喂，卡萝尔，你不要老这样瞎指挥人，好吗！老实说，我们就是冲着好玩才来排这个戏的。那末，我们让大家乐一乐，又有什么——”



“对——对——”好几个声音有气无力地附和着。

“你也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戈镇一点儿乐趣都没有。可我们这会儿好容易有了点乐趣，你却出来反对我们！”

卡萝尔不紧不慢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嘛，我可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说清楚。我们看连环图画和看莫奈的画，确实大不相同。当然，我也想从这里面得到一些乐趣，只不过是——我认为，我们尽可能要演一出好戏，才会有更多地乐趣。”说到这里，她兴奋起来了，连音调都变了。她两眼并没有去看自己面前的人群，却是凝视着不知哪一位在侧面布景板后面乱画的一些荒诞不经的图像，接着说“我可不知道，各位在创造一件最美好的作品时，会不会感到无比骄傲满意，并示之为一种神圣的事业，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乐趣”。

人们无不面面相觑露出怀疑的神色。在戈镇，只有星期日上午十点半到十二点钟在教堂里做礼拜时才允许提到“神圣”这类词儿，在别的场合是有失体统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要是想把戏演好，那就得好好工作。我们还必须自动遵守纪律才行，只有这样才能苦尽甘来。”

听她这么一说，他们哭笑不得，他们也懒得与这个疯女人争辩，于是继续参加排戏。这时，坐在前面的久恩尼塔气忿忿地对莫德·戴尔说：“瞧她排的倒楣戏，够她捏一把汗的，还叫它什么有趣、神圣的事业，——呸，我才不以为呢！”——幸好没让卡萝尔听到。

四

那年春天，卡萝尔看了一场一个职业剧团在戈镇的演出。



这个剧团在“帆布帐篷里演出一些生动活泼的新剧目”。那些演员工作很辛苦，往往都是身兼多职，比如说吹铜号的还要管收门票，每演完一个节目，就唱《六月里来月儿明》的歌曲，并且开始推销温特格林医生专治心脏病、肺病、肾病和肠胃病的特效药。那天他们演出了《戴着阔边太阳帽的内尔，奥扎克斯山区一喜剧》，剧中人J·威瑟比·布思贝，用他的宏亮的声音说道：“城里来的先生，你对不起俺家的小姑娘，俺们这儿山背后的神枪手可饶不了你！”真是扣人心弦。

坐在衲满补丁的帐篷底下长木板上的观众们，对布思贝先生的络腮胡子和长枪啧啧称赞，被他的那种英雄气概感动，情不自禁地都在地板上跺起脚来了。有一个小丑把圈儿饼插在叉子上，模仿城里的太太们用长柄眼镜式望远镜观看歌剧的样子，把他们逗得大喊大叫。不过，他们同时也为了布思贝的小女儿内尔的命运洒下了同情的眼泪。幕落之后，他们又安安静静听着布思贝先生讲解温特格林医生的特效药还可以治绦虫，为了证实他的说法，还拿出一只只药水瓶，人们看到一圈圈白色绦虫浮在发黄了的酒精上面，挺吓人。

卡萝尔摇摇头，“久恩尼塔说得对。我真笨，说什么戏剧是神圣的事业！还有什么萧伯纳不萧伯纳的！《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出戏，最大的缺点，对戈镇的人来说，就是内容太深邃，太奥妙了！”

她从书中找一些陈词滥调来自我安慰，什么“普通人的崇高天性”，“只要给予机会，他们照样会欣赏高尚的艺术”，以及“民主政治的有力后盾”等等。可是，这些充满乐观主义的字句，一下就被滑稽演员这么一句的台词“不错，就拿我来说，才不过是个小不点儿呗！”时所引起的哄堂大笑所压倒。



她想干脆撒手不管这个戏，这个戏剧社，这个市镇。她出了帐篷，叫肯尼科特陪她一起沿着那条入春以来一直尘土飞扬的街道走去。她凝视着这个乱七八糟都是木头房子的小乡镇，心想她再也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待上哪怕一天了。

可是《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座票全部售完这一铁的事实却给了她新的力量。

伯恩斯塔姆经常来“陪伴”比阿，每天晚上，他都久久地坐在后面走廊的台阶上。有一次，他看到了卡萝尔，就咕哝着说：“希望你给俺们镇上演一出好戏。你不搞的话，俺敢说就一辈子都没有人去搞啦。”这又给卡萝尔增添了信心。

五

戏正式演出的夜晚——一个富有重大意义的夜晚——终于来到了。演员们在两间化妆室里吓得惶惶不知所措，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的脸色泛白，不断抽搐肌肉。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林与埃拉，好歹上过舞台，有一点儿演出经验，那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小剧团，他在演出的群众场面里跑龙套，现在由他负责给演员们化妆。他压根儿不把这些业余演员放在眼里：“老实点，站好！我的老天哪！你要是一直扭来扭去，叫我怎么给你涂黑眼睑呢？”有的演员恳求着说，“喂，德尔，快给我鼻孔里擦一点儿胭脂吧，——你就是不断地给丽塔小姐擦——可我脸上简直什么都没有涂抹呢。”

他们看来倒是演戏派头十足。他们查看了一下德尔的化妆箱，闻闻化妆油的味道，几乎每隔一分钟就从幕布隙缝里往外张望一眼，然后又跑回来检查他们自己的假发和戏装两间化妆